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明史紀事本末 第三十二卷 土木之變

英宗正統八年夏四月，衛刺太師順寧王脫歡死，子乜先嗣。自脫歡殺阿魯臺，併吞諸部，勢浸強盛，至乜先益橫，屢犯塞北，邊境自此多事。□二年春正月，巡撫宣大僉都御史羅亨信上言：「衛刺乜先專候釁端，圖入寇，宜預於直北要害，增置城衛土城備之。不然，恐貽大患。」奏聞，兵部尚書鄭堃畏王振不敢主議。時參將石亨欲以大同四州七縣之民，三丁籍一兵。又有敕令軍餘盡撥屯種，量畝起科。亨信奏言：「衛刺方驕，邊民疲甚。兼以邊地蕪薄，若如所言，是絕衣食而逼其窳也。且當今事勢，正宜布恩信以結人心，苟絕其衣食，未有得其心者。」詔從之。

□四年春二月，乜先遣使二千餘人進馬，詐稱三千人。王振怒其詐，減去馬價，使回報，遂失和好。先是，乜先遣人入貢，通事輩利其賄，告以中國虛實。乜先求結婚，通事私許之，朝廷不知也。至是，貢馬，曰：「此聘禮也。」答詔無許姻意，乜先益媿忿，謀寇大同。

夏六月丙辰，夜雷電大震，風雨驟作。謹身殿火起，延奉天、華蓋二殿，奉天諸門皆毀。自王振擅權，災異疊見，振略不警畏，狠恣愈甚，且諱言天變。時浙江紹興山移於平地，官不敢聞。又地動，白毛遍生，奏入不省。陝西二處山崩，壓沒人家數□戶，山移有聲，三日不絕，移三里，不敢詳奏。黃河改往東流於海，淹沒人家千餘戶。又振宅新起，未踰時，一火而盡。南京宮殿火，是夜大雨，殿基上荊棘二尺高。始下詔赦天下。

秋七月，乜先圖犯邊，其勢甚張。侍講徐理語其友劉溥曰：「禍不遠矣！亟命妻子南歸，皆重遷。」有難色。理呈怒曰：「爾不急去，不欲作中國婦耶！」乃行。

八日，乜先大舉入寇，兵鋒銳甚。大同兵失利，塞外城堡，所至陷沒。邊報日至，乃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，各率兵萬人出禦之。源等既行，太監王振勸上親征。命下，二日即行，事出倉卒，舉朝震駭。命太師英國公張輔、太師成國公朱勇率師以從，戶部尚書王佐、兵部尚書鄭堃、學士曹鼐、張益等扈征。吏部尚書王直及大小群臣，伏闕懇留，不允。

□七日，命太監金英輔鄭王居守，每旦於闕左門西面受群臣謁見。遂偕王振並官軍五□餘萬人，至龍虎臺駐營。方一鼓，眾軍訛相驚亂，皆以為不祥。明日，出居庸關，過懷來，至宣府。連日風雨，人情洶洶，聲息愈急。隨駕諸臣連上章留，振怒，悉令掠陣。未至大同，兵士已乏糧，僵屍滿路。寇亦佯避，誘師深入。

八月戊申朔，至大同。振又欲進兵北行，鄭堃請回鑾，振矯旨令與王佐隨老營。堃乘馬蹶躓而前，墜地幾殆。王佐竟日跪伏草中請還。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：「象緯示警，不可復前。若有疏虞，陷乘輿於草莽，誰執其咎？」學士曹鼐曰：「臣子固不足惜，主上繫天下安危，豈可輕進！」振怒曰：「倘有此，亦天命也！」於是井源等報敗踵至。會暮，復有黑雲如傘罩營，雷雨大作，王振惡之。會前軍西寧侯朱瑛、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，鎮守大同中官郭敬密言於振，勢決不可行，振始有還意。明日班師，大同總兵郭登告學士曹鼐等，車駕入，宜從紫荆關，庶保無虞。王振不聽。振，蔚州人，因欲邀駕幸其第；既又恐損其禾稼，行四□里，復轉而東。還至狼山，追騎且及。

□三日庚申，遣朱勇等率三萬騎禦之。勇無謀，進軍鷓兒嶺，敵於山兩翼邀阻夾攻，殺掠殆盡。是日，駕至土木，日尚未晡，去懷來僅二□里。眾欲入懷來，以王振輜重千餘兩未至，留待之。鄭堃再上章請車駕疾驅入關，而嚴兵為殿。不報。又詣行殿力請，振怒曰：「腐儒安知兵事！再妄言必死！」堃曰：「我為社稷生靈，何得以死懼我！」振愈怒，叱左右扶出。遂駐土木。旁無水泉，又當敵衝。

□四日辛酉，欲行，敵已逼，不敢動。人馬不飲水已二日，饑渴之甚，掘井深二丈不得水。其南□五里有河，已為乜先所據。乜先分道自土木傍麻谷口入，守口都指揮郭懋拒戰終夜，敵益增。時楊洪總兵在宣府，或勸洪急以兵衝敵圍，駕可突出，竟閉城不出。

□五日壬戌，敵遣使持書來，以和為言。遂召曹鼐草敕與和，遣二通事與北使偕去。振急傳令移營，踰塹而行，迴旋之間，行伍已亂。南行未三四里，敵復四面攻圍，兵士爭先奔逸，勢不能止。鐵騎蹂陣而入，奮長刀以砍大軍，大呼解甲投刀者不殺。眾裸袒相蹈藉死，蔽野塞川，宦侍、虎賁矢被體如蝟。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，被擁以去。英國公張輔，尚書鄭堃、王佐，學士曹鼐、張益而下數百人皆死。從臣得脫者蕭惟禎、楊善等數人。軍士脫者踰山墜谷，連日饑餓，僅得達關。驟馬二□餘萬，並衣甲器械輜重，盡為乜先所得。太監喜寧降於乜先，盡以中國虛實告之。初，師既敗，上乃下馬盤膝面南坐，惟喜寧隨侍。有一胡索衣甲，不與，欲加害，其兄來曰：「此非凡人，舉動自別。」擁出雷家站，見乜先之弟賽刊王。上問曰：「子其乜先乎？其伯顏帖木兒乎？賽刊王乎？大同王乎？」聞其語大驚，馳見乜先，曰：「部下獲一人甚異，得非大明天子乎？」乜先乃召使中國二人問是否，二人見，大驚曰：「是也。」乜先喜曰：「我常告天，求大元一統天下，今果有此勝。」問眾何以為計？其中一人名乃公，大言曰：「天以仇賜我，不如殺之。」伯顏帖木兒大怒，呼乜先為「那顏」，「那顏」者，華言大人也。曰：「安用此人在傍！」摧其面，曰：「去！」因力言：「兩軍交戰，人馬必中刀箭，或踐傷壓死。今大明皇帝獨不踐壓中刀箭，而問那顏，問我等，無驚恐怨怒。我等久受大明皇帝厚恩賞，雖天有怒，推而棄之地下，而未嘗死之，我等何反天！那顏若遣使告中國，迎反天子，那顏不有萬世好男子名乎？」眾皆曰：「者。」胡語云「者」，然辭也。於是乜先以上送伯顏帖木兒營，令護之。時惟校尉袁彬侍，命彬遣前使臣梁貴持手書，示懷來守臣，言被留狀，且索金帛。城閉不可入，縋之上。守臣遣人送至京，以是夜三更從西長安門入報。

□七日，百官集闕下，頗聞敗報，私告語，驚懼。出朝見敗卒裹創累累至，訊之，皆不知上所在。是日，皇太后遣使齎重寶文綺，載以八騎，皇后錢氏盡括宮中物佐之，詣乜先營請還車駕。不報。

谷應泰曰：

古者天子有道，守在四裔。及其季也，保境固圉，毋生戎心。是故馬邑之誘，加罪王恢；郅支之誅，靳封延壽。蓋以勤兵遠略，輕開邊釁，非細故也。況乃撐犁之帳，甫逼關門，而黃屋之尊，自為鎖鑰。晉明帝深窺姑孰，趙武靈突入咸陽，誰實謀國，而乃身試不測之淵，輕入虎狼之穴哉。

若夫英宗踐祚，王振擅權，乜先桀黠，狡焉啟疆。其時如羅亨信之議備土城，石亨之撥軍屯種，則先事之防也。王直之伏闕懇留，鄭堃之堅請回鑾，王佐之草間跪伏，則臨事之救也。而王振威福自擅，從來日久，銳意親征，有進無退，豈真楚國聯師，滅此朝食，驃姚報漢，無以家為者乎？乃從來嘲笑竊弄者，必須假禦侮以固主恩，而勢燄炙手者，易於幸邊功以邀富貴。此振之所以據鞍顧盼，走死地如驚耳！至於千金之子，坐不垂堂。□室之邑，可以免難。而英宗是時勸駕之言易入，斷軼之議不行者，毋亦文皇自征瓦剌，狃於易與；而宣宗自將待邊，又所親見者耶！以故迫戎濟上，專目魯公；北伐令支，群推小白。然而天時人事，則有異焉。

方其天變見於上，地變見於下，南宮荊棘，北殿塵灰，比於梅福之金鐵皆飛，宗周之三川告亡，此何景也？至龍臺而一軍皆亂，出居庸而連宵風雨，薄大同而殫屍滿路，比於苻堅之犬嗥宮門，管子之鼙鼓皆濁，此何兆也？逮夫井源敗衄踵至，朱冕全軍覆沒，而振始還屯左次，定議班師，嗚呼晚矣！蕩陰之血，酷於染衣；平陽之辱，幾於執蓋。徒使師武臣封屍俱死，諸大夫芟舍無從。楚三戶之眾，見懷王以何期；銳司徒之妻，歎吾君之不免。幸而共和行政，叔武入守；適來那顏之怒，不用乃公之謀，則貨匪居秦，壁還入趙矣。不然而皇太后遣齎重寶，錢皇后盡括宮中，幣與地同盡，人與幣俱往，徽、欽之禍，復見於茲，雪窖冰天，魂終漠北矣。

然予嘗論之，寇準饒學術，可以戰而真宗受盟；王振少方略，不可以戰而英宗驟舉。是則澶淵之會，以重發而喪功；土木之變，又以輕為而至敗耳。彼王振倡謀，喜寧反噬，雖一死沙場，一膏斧鑕，而罪浮罄竹，報不蔽辜。宜乎靖康誅童貫，而賈生之書必欲縛中行說而笞其背也。